

第四十七回 慧紫雲求籤靈隱寺 老制府飲酒莫愁湖

話說寶珠吩咐府縣，到靈隱寺趕逐閒人，一面催促紫雲請公主同去游湖。紫雲等卻不過寶珠情意，只得妝飾停當，府縣早備了兩頂綠呢大轎，一頂藍呢四轎，十幾頂官轎，擺齊全幅執事，開鑼鳴道，望西湖而來。又點五百錦衣軍護衛，旌旗招展，戈戟森嚴。紫雲暗暗好笑，想我也是頑一頑，樂得威武。公主心中更樂，今日這個光景，非他的妻妾而何？他既如此待我，必定娶我無疑，此時心滿意足，樂不可支。

各處游了一回，到了靈隱寺，府縣早已伺候，把些和尚都忙壞了，直到山門外，身披袈裟，手執信香，跪在道旁，迎接姨太太。紫雲也莫明其妙，只得隨遇而安。到了大殿前下轎，苗王送的十名宮女，還有些僕婦小丫，簇擁他三人人殿拈香。紫雲同公主謙讓一回，拜了佛像，和尚稟請二夫人到方丈獻茶。

三人坐了一會起身，各處隨喜，見後面有個觀音殿，紫雲想起了心事，要求一枝籤，吩咐侍女點上香燭，紫雲跪下通誠，先替寶珠求了一枝，是十九籤，中下。和尚忙查出來，遠遠的送與侍女，接過來呈上。紫雲細看籤句：

可憐利鎖與名韁，轉眼浮雲夢一場。

離合悲歡皆造化，桂花開遍桂花香。

紫雲沉吟一會，暗想籤句反覆，不甚過明，好歹都說得去，不如再繳一枝。又求了一枝，第六十三籤，中平：

捧打鴛鴦得並頭，容顏頓改舊風流。

有人問爾真消息，九月重陽八月秋。

紫雲搖搖頭，暗想又是桂花，又是八月，難道秋天許家就要娶了？神仙奧妙，日後自知。又跪下默禱幾句，才搖了兩搖，籤筒就飛出一支籤來，八十二籤，上上：

碧玉生來最有緣，綺羅叢裡度芳年。

慢言珠寶真無價，還讓青雲上九天。

紫雲暗贊，真是靈驗，但是下兩句有些不解，嵌著姑娘同我的名字在內。我總不能再比姑娘好些了，這是什麼緣故？不免煩碎菩薩，再問一回。求了一枝四十六籤，也是上上：

風流富貴占韶華，好景三春最足誇。

堪歎蕊珠人去遠，五花官誥待卿家。

紫雲仔細思量，再把前後事一想，不覺心裡一酸，幾乎落下淚來，連忙轉身。公主見紫雲凝一回神，皺一回眉，暗想紫雲定是求子，我何不也將心事，禱告一番？就跪下去，求了兩枝，問父親消息的是五十二籤，下下；問自己終身的事，七十八籤，上中：

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。

惡貫滿盈，到頭有報。

公主蛾眉緊鎖，鳳眼頻低，再看七十八籤：

歲寒三友梅開早，繡帳銀屏獨佔先。

笑爾高枝難著手，二分春色伴花前。

公主暗想，這友梅是松筠的表字，看來這個如意郎君，還無我的份，而且籤上都說明了，心中十分不樂。紫雲、公主兩人各有心事，一樣的不歡，無心遊玩，就傳伺候。和尚跑送上轎，出了山門，一直回船。公主辭去，紫雲獨坐，還是悶悶的。寶珠已到督撫衙門並各處辭行。

少刻回來，紫雲不敢提起籤來的話，勉強應酬幾句，就推身子不快，睡去了。接著就有許多族親，到來送行，又有送禮的，不一而足。依仁到船上談了半日，說多蒙保舉，預備設法去到省，又謝了二年的擾，說了多少感恩的話，倒恭恭敬敬拜了幾拜才去，說明日一早再來候送，寶珠辭了。

一宿無話。天明，各官都來相送，寶珠應酬一會，放炮開船，督撫直送出境，一路的迎送，不能盡言。到蘇州又被蘇撫請到虎丘、惠泉各處逛了兩天。又行了幾天，已到京口，各官一概不見，就約了墨卿去游金、焦二山，也留了多少詩句。次日，寶珠同墨卿商議，要到省城看看二舅舅。墨卿原想到叔叔任上走走，正中下懷。寶珠就把兵馬屯紮京口，只帶松筠、松勇、二十四名護衛都統，五千錦衣軍，開船同墨卿到南京來。制軍將軍領文武官員迎接，來請大安，寶珠不好意思，連將軍、都統都一概不見。

二人進城到轅，門官連忙通報，原來這位制台就是李榮書的胞弟，名叫麟書，由三十歲放外任，一直升到總督，前年才到兩江，有個兒子尚在襁褓。夫人單生一位小姐，名喚惠香，今年十七歲，生得千嬌百媚，美麗非常，更兼弄月吟風，描龍繪鳳。李公本是風流學士，膝前已有佳兒，後庭尚多內寵，前年在京引見，心裡深愛寶珠，就想把女兒許配這個外甥。因為到任匆忙，不暇及此，今日外甥、姪兒得勝，特來省親，好不快樂！剛才也在碼頭走了一遭，此時正在書房坐候，聽見門官來報，歡喜不勝，忙迎出來。

寶珠等搶步上前請安，李公一把手拉住，又扯了松筠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就知道你們必來，果然被我想著了。我還是前年到京時見著你們，如今這等長成了。」說著，松勇上來叩見，李公笑道：「多禮多禮，你如今是大人了，快別如此。」吩咐堂官陪了出去。就邀寶珠等三人入內，一直到上房來見夫人。寶珠、松筠要請舅舅、舅母台座受禮，李公、夫人立定了不肯上去，寶珠兄弟拜了幾拜，李公、夫人一定只受半禮。墨卿也拜過叔孀。李公頗為謙和，拉他們坐下。

寶珠要請見表妹、表弟，夫人教侍女請出來，大家見禮。寶珠細看這位表妹，美不可言，暗贊好個女子！乳娘也抱了小公子出來，寶珠、墨卿同他耍笑，各人歸座。李公眉歡眼笑，不住的問長問短，談談苗疆的軍事，贊得不可開交，又同墨卿談些家務，擺上酒肴，歡喜暢飲，直到天晚。李公要留寶珠在署中歇宿，寶珠立意不行，帶了兄弟回船，墨卿就在衙門裡住下。

晚間，李公與墨卿閒談，問到寶珠的親事，墨卿道：「他的親事是絕口不談的，有人替他做媒，他就生氣。現今屋裡有個紫雲，寵得什麼似的，竟是一日不可無此君。」李公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一個丫頭，何能專房擅寵？姑太太也過放蕩，且看他如何。」

雲多少歲數了？人品如何？」墨卿道：「也是十八歲，與他同庚，十分美麗，而且矜貴不凡。」李公點頭笑道：「這丫頭現在家裡呢？」墨卿道：「帶出來了，一刻離不開的，現在船上。」

李公大笑道：「怪道不肯住下呢，原來有個可人，放心不下。我明天倒要接他進來瞧瞧，到底怎麼樣好。」墨卿道：「人是真好。」李公道：「你的媳婦是好極了，你父親有信給我，常說這個外甥女，才貌雙全，德容兼備，姑太太那邊，大小事都是由他一人管理，贊得了不得。」墨卿道：「這話也是，姑母家不是這個表妹，也有許多為難呢！就是秀卿弟兄、除了他，就沒有人服得住。」李公笑道：「小小年紀，竟有這等才智，我們李家，可謂有福。你家這個妹子，才情品貌都好，就是脾氣慣成了，性子太躁。我意思很愛俊兒，你明天去探探他口氣。」墨卿答應。

次日一早，李夫人著僕婦出城，去請紫雲，寶珠不便推辭，只得吩咐紫雲妝束齊整，隨後快來。自己就同兄弟入城，先到將軍處回拜，卻好墨卿也來回拜，寶珠吩咐巡捕官，其餘官員，都送名帖，就跟墨卿一齊到督署來，李公同他二人在上房間談。少刻，紫雲到來，十個侍女護衛著，金蓮細步，慢慢進來，先叩見李公、夫人，又請小姐、姨娘相見。

李公見紫雲官方大雅，凝重不佻，一段俊俏風流，隱在骨裡，正如海棠含露，芍藥籠煙，那裡是個丫頭？比千金小姐，還要尊重百倍！況且衣服豔麗，妝束鮮華，舉止幽閒，言詞輕清，更顯得溫柔斌媚，十分可人。李公夫婦，暗暗贊歎：「好個孩子！連我家惠兒也趕不上他，無怪乎外甥如此著魔，連親都不娶。」倒和顏悅色的賞了許多禮面，小姐是格外投機。李公賞了一桌盛席，就著小姐姨娘相陪。

未晚，紫雲辭去，寶珠也要辭行，說聖命在身，不敢耽誤。李公定要留他一天逛莫愁湖，寶珠只得答應，辭回船去。明日早間，李公著人上船邀請，已刻，就同墨卿到湖上，又等了一會，寶珠弟兄才來。李公領著他們遊玩，擺上酒席同飲。寶珠的護衛暨松勇等，都有酒席，另在一處，中軍協鎮主席陪客。李公同甥姪等觥籌交錯，說話投機，好不有趣。

寶珠談起西湖景致，莊撫台要他做詩的兩話來，李公道：「莊殿臣和我同館相好，他是我前一科的，長我六歲，今年五十八了。」墨卿道：「他夫人就是前天六十壽，二叔可知道？」李公道：「早已差官去送禮。」松筠道：「又庵該快到了。」墨卿道：「他大約還有兩天。」寶珠道：「就是許年伯的二世兄。」李公道：「可是叫做許炳章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是。」

李公笑道：「我瞧京報，知道他解纜的故事，如今也復了官，同你們回京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他現在還在浙江，等拜過他舅太太的生日才來。知道我們路上有耽擱，他後來可以趕得上。」李公道：「前年我到京，有人替你表妹說媒，配合許月庵的大令郎，我因為月庵是個迂人，有些不合脾氣，又忙忙的出京，也沒有理論。如今他同誰家結親了？」

寶珠桃花兩頰，滿面嬌羞，口裡吞吞吐吐的答道：「他家裡的事，我們也不清楚。」墨卿笑道：「沒有他中意的人，除非仙女臨凡，方能中選呢！」李公笑道：「他也同尊翁的一樣迂闊麼？」墨卿道：「風流瀟灑，翩翩少年，與許年伯大不相同。」李公點頭。

寶珠忙用話支吾道：「這位莊年伯，也有點子書氣，論起詩來，津津有味，刺刺不休。」墨卿笑道：「吃他幾杯酒，還要收索枯腸，真不上算。我那天辭他，倒也罷了，第二天同友梅玩得頗為爽快。」李公笑道：「莊殿臣雜學很好，你們做的詩，何不念給我聽聽？」寶珠先念莊撫台的古風，又將自己做的也念出來。李公大贊道：「我於詩詞一道，本來荒疏，後來匏係一官，格外的不談此調。賢甥既有如此仙才，何不在這地方也題兩首？我就替你刻在石山，也令我光輝光輝。」

寶珠不敢推卻，只得信手寫了兩首：

十里平湖號莫愁，天教此地占風流。
誰家短笛三更月，古寺殘鐘六代秋。
脂粉香迷新綠水，琵琶聲斷小紅樓。
何如攜酒同歸去？重話南朝憶舊游。
秣陵王氣久成空，六代煙雲一夢中。
梁院樓台芳草路，秦淮蕭鼓落花風。
南朝粉黛隨波綠，北地胭脂帶淚紅。
擊碎唾壺敲鐵板，狂歌高唱大江東。

李公痛贊別此慨當以慷，聲韻欲流，令人把酒問天，拔劍斲地，我們當浮一太白！自己送酒到寶珠面前道：「聊敬一杯，以為潤筆。」寶珠忙起身，接過來飲乾，將杯子照了一照，回敬一杯。李公又問墨卿、松筠，可有佳句？二人略加思索，各寫兩首七絕。李公先看墨卿的：

秦淮金粉繫相思，沉醉東風酒一卮。
湖上畫船湖外柳，月中簫鼓自歸遲。
蘭舟露落舊琵琶，鏡裡姿容水上家。
莫彩蓮花桃葉渡，羞將桃葉比蓮花。
再看松筠詩：

荊棘銅駝古道愁，可憐蕭瑟六朝秋。
無情最是秦淮月，慣照降帆出石頭。
滿湖風月送蘭舟，十里笙簫上畫樓。
共得年華消得恨，只知歌舞不知愁。

李公贊賞一番，朗誦幾遍，笑道：「你們這些詩，好在深意包羅，不泥定莫愁湖著筆。」於是每人各飲三杯，直游到晚。寶珠回船，墨卿也上船來，將李公要他為婿的話，婉言一遍。寶珠微笑道：「這時候也不暇計及，此事回去稟知母親，大約是必答應的。」

墨卿歡喜，忙去回復叔子。李公就重托他回京致意乃兄，務必玉成此事，專候好音，墨卿應允。次日，寶珠一早就同兄弟來辭行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